



滑稽

# 火烧豆腐店

鲍乐乐 王一明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〔滑稽〕

# 火燒豆腐店

鮑乐乐 王一明整理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我們編选的滑稽第五輯，包括滑稽短剧与滑稽段子六篇。这个选輯与其他四輯不同，就是全部整理了江笑笑的作品。江笑笑是滑稽三大家（王无能，江笑笑，刘春山）之一，他的作品是独創一格的，这里选择的六篇作品，可以代表他的艺术风格。

情节結構的富有喜剧魅力，是江笑笑作品的特点。“火烧豆腐店”，“贪小失大”，“天竺馒头”，“买余貝酒”等都是構思奇誕，趣味性很强。“王小毛”較有人民性，对二流子王小毛性格的刻画，非常生动，入微，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和他的熟悉生活与艺术才能分不开的。

“绍兴阿官乘火車”原来是侮辱劳动人民，經過整理后，是諷刺了小財主绍兴阿官不懂裝懂的愚昧性格。

滑 稽

火 燒 豆 腐 店

鮑乐乐 王一明整理

\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号

信誠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經 1/32 印張：2 15/16 字數：64,000

1958 年 3 月 第 1 版

1958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1,000

統一書号：10077·732

定价 (6) 0.26 元

## 整 理 者 的 話

滑稽前輩江笑笑遺留給我們很多精彩的段子，有的始終在滑稽舞台上發射出燦爛的光輝，有的已經發展為滑稽戲，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。我們應該重視這一份遺產，向前輩學習。我們根據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的精神，整理了這六個作品：火燒豆腐店、王小毛、貪小失大、天竺饅頭、買余貝酒、紹興阿官乘火車。這些作品，可以代表江笑笑的藝術風格，也是他在滑稽舞台上艱苦勞動的收穫。

江笑笑作品的特点是：人物性格有深刻的刻劃，情節結構的富有喜劇魅力。但由於思想認識的局限，象“貪小失大”和“紹興阿官乘火車”等作品，諷刺的矛頭找錯了對象，我們在不損害藝術結構的前提下，端正了矛頭的方向，原來這兩個作品都是諷嘲鄉下人的，現在，“貪小失大”是諷刺了個別農民的貪小利思想，而自食其果；“乘火車”的主角改為鄉下土財主的兒子，這些笑料的產生，就起了諷刺作用，而不是單純的噱頭。使這些貪婪愚蠢、不懂裝懂的人物出一次洋相，並不是沒有意義的。“貪小失大”經過多種改編，我們覺得還是原作情節有說服力。喜劇要有出人意外的效果，但為了出人意外，先得引人入勝；引人入勝愈深，出人意外的效果愈高。原作鄉下人丟碗、戳碗、撈鐵鉤，及一只鞋子失而復得等情節，是很能引人入勝的。“王小毛”對統治階級作了淋漓盡致的諷刺，人民性較

强，这作品基本上保存了原作的面貌，仅仅对二流子王小毛内心的空虚、恐懼，添加了几筆油彩；王小毛是不值得我們同情的，通过这个二流子的喜剧遭遇，暴露了旧社会統治階級的愚昧、無知的丑惡面貌。“買余貝酒”趣味多于諷刺，附在这里，可聊备一格。“天竺馒头”是滑稽慣用的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招笑手法，这原是几只大家津津乐道的老笑話，我們突出了几个地方，增加些思想內容；夸家鄉的描寫，只是作为引人入勝的手段，并不是想把吹牛家作为热爱鄉土的正面人物。这段子也是趣味多于諷刺的。“火燒豆腐店”是个紅極一时的段子，能夠使人噴飯；面对着这个希望不勞而獲兩麻袋黃豆的豆腐店老板，这作品所运用的夸張手法，我們認為是成功的，使人佩服作者的構思。

这个整理本可能还存在些糟粕，沒有除尽，希望滑稽同行和广大讀者提出寶貴的意見，使我們有机会作進一步的加工，这是在这本集子付印的时候的衷心願望。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火燒豆腐店.....   | ( 1 ) |
| 王小毛.....     | (15)  |
| 貪小失大.....    | (42)  |
| 天竺饅頭.....    | (54)  |
| 買佘貝酒.....    | (64)  |
| 紹興阿官乘火車..... | (74)  |

## 火 燒 豆 腐 店

甲：中國地方交关大，同样一件事体，各处地方，各种說法，会得勿同样格。

乙：倒的确。

甲：比如嘛沒格能一樁事体，說得象煞有介事，各地格說法都不同。

乙：儂倒說說看。

甲：紹興人說起來，就叫“講造話”。

乙：啥叫啥“講造話”？

甲：是造出來格閑話。

乙：倒有道理格。

甲：一样格句閑話，上海人講起來就要秤份量哉。

乙：講閑話那能好秤份量？我不相信。

甲：我說出來儂就会相信。上海人叫“瞎三話四”，三搭四阿是七，份量蛮輕。

乙：噢！格能样子格份量。那末，份量重格有哦？

甲：北方人說起來份量就重嘞，叫“五說八道”，五搭八，是十三，比上海人份量重。

乙：是叫“胡說八道”，不是“五說八道”。

甲：不要去管伊，就是“胡說八道”，八总比七重一点。苏州人說起來，份量还要重一点。

乙：那能重法？

甲：苏州人叫“瞎七搭八”。

乙：七、八十五，蛮对，又重仔一点。

甲：到仔寧波人嘴里不得了，重得吓坏人！

乙：叫“瞎九搭十”。

甲：嚟沒“瞎九搭十”格。上海人叫“瞎三話四”，北方人叫“胡說八道”，苏州人叫“瞎七搭八”，份量都是輕來西，寧波人叫“乱話三千”，一跳就跳到三千！

乙：倒結棍格！

甲：就为仔“乱話三千”份量太重，几几乎送脫兩条人命。

乙：講兩句“乱話三千”，那能会弄出人命事体來呢？

甲：儂不相信，阿要我講撥儂听。

乙：倒要請教。

甲：格樁事体有廿多年哉，还是我在永安公司“天韻樓”●唱独脚戲格辰光。有日天，佢家主婆要去望親眷，早上嚟沒去買小菜，臨出門辰光，來喊醒我：“死人啊，我來不及去買小菜，晏歇吃中飯，儂自家去買点熟小菜，死人，我去哉！”

乙：儂格名字啥叫“死人”？

甲：唉，儂个人好象嚟沒做过男人，連“死人”都不懂，家主婆叫男人“死人”未是要好。

乙：要好叫死人，格是再親热点是要叫僵尸哉！

甲：家主婆叫醒仔我，出去哉。我一个翻身倒又困着哉，一朥醒來，已經十二点鐘。

乙：死人！儂倒也会自家醒轉來格！

甲：儂倒一学就会。我要緊起來，着好衣裳，揩好面，拿仔一

● 天韻樓——永安公司屋頂花園，游藝場。

只碗就跑。

乙：買点熟小菜，快点吃飯。我看醬肉蛮好。

甲：儂是大塊头，喜欢吃肉；我油勿進。

乙：格末醬鴨。

甲：牙齒勿灵，醬鴨要嵌牙齒格。

乙：又燒。

甲：更加勿來事哉。

乙：要末倫交糕。

甲：倫交糕又不是小菜！最好是又要多、又要好、又要省錢、又要营养。

乙：格样小菜难想格。

甲：我跑到轉角子上，看見一片豆腐店，一想，買豆腐吃最好，醬麻油一拌，又不嵌牙齒，营养又好，三只銅板可以買一碗。

乙：轉弯抹角，說仔半日，原來是吃豆腐。

甲：我到了豆腐店門口，一看，老板立在店堂里，我把碗送上去，說：“老板，買三个銅板豆腐。”叫啥老板兩只眼睛对我一彈，“扎得”一把，把我拉牢。

乙：“喔唷！格朝來东來，阿拉認得儂格。”

甲：我一看末格只面孔嘛沒看見歇过，陌陌生生拉牢我作啥？我一想勿好，从前“租界”上碰碰有格种下巴戲，不要豆腐店里有过强盜搶，格只强盜面孔生得象我，老板当我强盜……

乙：死人！格是吃勿消格！

甲：儂还尋得落开心！我是急得要命，手又撥伊拉牢仔，逃也逃勿脫，要緊說：“勿是格！勿是格！”

乙：“儂是唱独脚戲格鲍乐乐，还勿是嘞？”

甲：喘喘❶！“老板，吓人勿作兴实梗吓法格！”

乙：“喔唷，阿拉每日來格‘天韻樓’看儂格独脚戲，儂格乱話三千听得人家笑煞快，喂，儂格乱話三千啥地方來格？”

甲：我一听，实头碰着仔份量重格朋友哉，就随口敷衍伊：“格叫吃啥飯当啥心，有格笑話是老先生傳下來格；有格是書上、报上看得來格；也有是自家編出來格……”

乙：“鮑乐乐，我頂喜欢听乱話三千，今朝机会难得，儂随便講兩句乱話三千撥我听听，阿拉豆腐送撥儂吃好啦！”

甲：搵便宜貨也嘛沒实梗搵法，大家在馬路上拉牢我要我講兩句乱話三千，我那能吃得消。我就說：“老板，晏歇儂到‘天韻樓’來，我多講兩句乱話三千撥儂听，老观众，特別优待。”

乙：“鮑乐乐，儂搭沙❷架子，現在就講兩句撥我听听又勿要緊格。”

甲：買豆腐碰着仔牛皮糖，真是要命，我就說：“老板，随便講兩句，嚙头嚙腦，勿來事格。”

乙：“譬如儂來該台上，随便講兩句好哉。”

甲：在台上末先鬧起場來，还有下手同我搭腔，現在立在豆腐店門口，奉送乱話三千，那能來事？我就說：“立到台上末我格乱話三千就从喉嚨口穿出來哉，在儂豆腐店里我勿會講格。”

乙：“柴❸！鮑乐乐，儂勿寫意，阿拉要儂講兩句乱話三千，是捧儂場，为沙豆腐店里勿會講，儂看不起我开豆腐店是哦？阿拉抵椿❹鈔票晦气，噉❺儂堂会，儂是十四塊八角

❶ 小孩受了惊吓，大人拍拍他的胸脯，叫声“喘喘”，表示不要吓的意思。

❷ 沙、沙些——寧波方言，什么。

❸ 柴、柴話——寧波方言，什么。

❹ 抵椿——預备的意思。

❺ 噉——寧波方言，叫，喊。

一个堂会，阿拉嗽儂三个堂会，買倒儂！看儂講勿講？”

甲：儂看豆腐店老板阿猛門？当侬唱独脚戲格是啥物事，我倒也光火哉。

乙：是豈有此理，勿講未定規勿講，喊堂会也勿講。

甲：不过我只手还撥老板抓牢嘞，总要想个脫身之計。我說：“老板，叫我堂会自然講格，不过叫堂会要到我屋里來請我，也嘛沒啥自家送上門來格，現在儂鈔票多做多，我勿講！”

乙：“鲍乐乐，儂火气毛●大，我实在喜欢听儂講乱話三千，隨便講兩句好哦？大家軋个朋友。”

甲：老板实头是个蜡燭！我閑話一硬，伊倒軟下來，說好話哉。我一看今朝勿講勿來事，就說：“老板，講兩句乱話三千無所謂，实在我有点要緊事体，嘛沒工夫，等一歇講撥儂听好哦？儂手末放放脫。”

乙：“鲍乐乐，儂想金蟬脫壳，儂去仔还肯再來，儂倒講講清爽，到底有沙些要緊事体？”

甲：“我要到黃浦灘去撈黃豆去。”

乙：喂，那能弄出撈黃豆來哉？

甲：儂叫嘛沒做过豆腐店老板！黃豆兩個字在老板耳朵里“吱”一声鑽仔進去，叫啥面孔会得变花样，閑話也兩样哉。

乙：“柴話？黃豆是要拿鈔票去買格，啥好去撈格？”

甲：“老板，儂勿曉得，今朝黃浦江里有一只黃豆船撥外國兵艦撞翻脫，搖航船格老大吓得逃走哉，一船黃豆都沉在黃浦里，我娘舅在碼頭上做生意，曉得格椿事体，特地來通知我，挑我去賺点外快，所以我吃过飯馬上要去撈黃豆，

● 毛——寧波方言，不要。

慢仔要撥別人撈光格，格咾嘛沒工夫講笑話。”

乙：“格好，乱話三千晏歇再講，我問儂，儂格黃豆撈來派沙用場？”

甲：“我撈仔來末賣撥豆腐漿攤，或者賣豆腐花格。”

乙：“儂个寿头！豆腐漿攤、賣豆腐花好用多少黃豆？一樣賣，儂賣撥我，我多做多要格。”

甲：“儂豆腐店要黃豆做啥用場？”

乙：“哈哈，叫声儂飽乐乐，儂只会唱獨脚戲，講講乱話三千，豆腐是黃豆做格都勿曉得。”

甲：“啥？豆腐是黃豆做格？豆腐末是水做格，叫水磨豆腐，水磨豆腐，豆腐都是水磨出來格。”

乙：“水磨得出豆腐，自來水龍頭开开来都是豆腐哉，儂作沙还要到我店里來買豆腐？”

甲：“好好，格末統統賣撥儂。不过老板，黃豆好做豆腐，儂为啥也勿去撈一点？”

乙：“柴？我也好去撈格？”

甲：“只要我搭娘舅講一声，大家好去撈格。”

乙：“好極哉！阿拉一道去撈。”

甲：“我还要先去吃飯，儂豆腐快点賣撥我。”

乙：“勿要買嘞，豆腐送一板撥儂！”

甲：好勿容易，老板把我只手放脫，从豆腐架子上拿仔一板豆腐撥我。

乙：一板豆腐儂吃得完哦？

甲：“吃豆腐”我老門檻哉。燉豆腐、煎豆腐、拌豆腐、炒豆腐、白篤豆腐、紅燒豆腐、豆腐燒豆腐……

乙：好，儂交仔吃豆腐專家哉。

甲：等到我一頓飯吃好，跑到豆腐店里去一看，只有老板娘在

店堂里。老板娘一看見我，就問我：“鮑乐乐，儂飯吃好哉，今朝格豆腐嫩勿嫩？”

乙：老板娘講閑話啥有点汗毛凜凜。

甲：我說：“今朝格豆腐嫩透嫩透，醬麻油一拌，豆腐也尋勿着哉！”

乙：儂真嘞吃豆腐。

甲：儂勿曉得开店格总喜欢听兩句好閑話，吃仔儂一板豆腐，阿好嫌比豆腐勿嫩？我說：“老板呢？”“老板來該里头換衣裳，儂阿是搭伊去撈黃豆？衛生拉阿伯，衛生拉阿伯，鮑乐乐來格嘞，儂快一眼呀！”

乙：我末叫金慧声，那能弄出个慧声拉阿伯來？

甲：儂是姓金叫慧声。老板有个侬子，是在老板做衛生豆腐干格辰光养格，所以起格名字叫衛生，也是紀念紀念格意思。老板娘一叫衛生拉阿伯，老板馬上跑出來，身上一套短衫褲，袖子管卷到臂膀上，褲脚管掙在脚弯里，赤脚，头上一頂大凉帽，右手一根扁担，左手拎仔麻袋。

乙：倒是一面孔撈黃豆面孔。

甲：伊拉夫妻淘里倒也蛮要好格，我同老板要走，老板娘对老板說：“衛生拉阿伯，撈黃豆要当心眼，早点轉來，等儂吃夜飯。”

乙：“儂放心，撈到黃豆就轉來，儂在店堂里不要跑开，門戶当心，衛生不要撥伊馬路上去瞎跑，要是我轉來晏，你早眼打烊困覺，煤球爐子要当心，水火不讓人格。”

甲：我搭老板离开豆腐店，就一直朝东，跑到外滩白渡桥，脚里已經吃勿消哉，老板塊头又大，跑得气喘吼吼，把麻袋当矮凳，在白渡桥旁边一坐，扁担边浪一戳，凉帽拿下來当蒲扇，搨格不停，我就問伊：“老板，阿是走勿动哉？”

乙：“鮑乐乐，黃豆船沉嚟沙地方？”

甲：“楊樹浦。”

乙：“還有介許多路，去晏仔黃豆阿要撥別人撈光格？”

甲：“一船黃豆一、二百個人也撈勿光，只要有家性去裝。老板，儂帶几只麻袋？”

乙：“兩只。”

甲：“阿是一人一只？”

乙：“兩只和总●是我格，裝滿黃豆，剛剛一担，我扁担也帶來格。”

甲：“老板，儂勿作興，那能勿搭我也帶兩只？我現在一雙空手，到楊樹浦，介許多路，去撈兩把黃豆？我勿高興去哉！”

乙：“柴話？儂麻袋嘅沒帶來沙？儂勿去是勿成功格，我又勿認得儂娘舅。真要命，剛剛為沙勿講，麻袋有沙希奇，阿拉店里几十只也拿得出來格。”

甲：“有啥辦法，要末我回到儂店里去拿。”

乙：“真是大出喪忘記扛棺材！儂快去快來，阿拉也跑得着力煞，我就坐在堂头●等儂。”

甲：我一口气跑到豆腐店，老板娘看見我一個人回來，就問：“鮑乐乐，衛生拉阿伯呢？”

乙：阿好“衛生拉阿伯”少叫声把，實在汗毛凜凜！

甲：我說：“老板娘，勿好哉，出仔事體哉！老板胆子太大，到仔黃浦灘，也不看看清爽，就跳下去撈黃豆，剛剛潮水漲，老板又不會游水，一個浪頭卷上來，只看見老板冒仔几冒，‘朴朴朴’几个水泡，老板沉嚟黃浦里了！”“柴話？”我說：“老板沉煞嚟黃浦里了！”老板娘一听，拉開喉嚨就哭，“衛

● 和总——寧波方言，都是，共計。

● 堂头——寧波方言，此地，這里。

生拉阿伯哎，儂硬得落心腸丟開我咭去啊！衛生拉阿伯哎，儂為仔撈黃豆送掉該條命啊！（哭“四明講經調”）西方路浪兩盞燈，一盞清來一盞昏，清燈要照天堂路，昏燈要照地獄門……啦……來……”

乙：老板娘講閑話末汗毛凜凜，哭親人倒有調頭格。

甲：我看老板娘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就說：“老板娘，儂纔急，总算碼头上人多，手脚快，馬上把老板救仔起來。”“啊，儂要早点說清爽啊。”我說：“老板人是救上來哉，不過老板更加胖哉，一摸胸口头跳也不跳，鼻孔里氣也嘅沒哉。”老板娘一听老板氣嘅沒哉，又“上”哉：“衛生拉阿伯哎，儂末兩脚一挺到水晶宮，格朝叫我柴弄弄……”我只好勸老板娘纔哭，人死不能復生，現在是料理后事要緊。

乙：真格弄出人命來哉。

甲：老板娘哭得六神無主，只是問我：“柴弄弄？柴弄弄？”我說：“我拿塊排門板去把老板尸首扛回來，我男人跑得快，我先去哉。儂要看老板尸首，就照南京路一直朝東走，在半路上會碰得着格。”我背仔排門板，要緊一口气奔到外灘。老板看見我勿拿麻袋，背仔一塊排門板，心里奇怪，我要緊講：“幸虧搶得快，搶着一塊排門板！”

乙：“哎，鮑乐乐，儂個人魂靈頭有哦？撈黃豆拿塊排門板有沙用場？”

甲：“勿好哉！老板，儂店里出仔事體哉！”

乙：“柴話？”

甲：“着完哉！”

乙：“我是說，‘柴話’，勿是說‘着完’。”

甲：“豆腐店火着，‘亨棚冷’●着完哉！”

● 亨棚冷——完全。

乙：“那能会着起來格？”

甲：“是老板娘不当心，打翻煤球爐着起來格。”

乙：“格朝要死哉！……格末儂扛塊排門板作沙？”

甲：“咦，火燒只要拿着一塊排門板，保險公司可以賠償儂格損失。”

乙：“要死！要死！我年年保險，‘眼眼掉’●今年嘛沒保險！”

甲：“格是排門板搬來也嘛啥用場。”

乙：“頂要緊老板娘人呢？”

甲：“老板娘眼睛哭得象燈籠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尋儂來啦。儂要看伊，就从南京路一直朝西跑，半路上会碰得着格。”

乙：“格朝完結哉！”

甲：“老板，豆腐店总归燒光哉，我昵还是去撈黃豆吧！”

乙：“勿撈黃豆不会出事体格，还要斷命撈黃豆，撈儂格骨头！”

甲：老板麻袋、扁担都勿要哉，就从南京路一直朝西赶回去。老板一走，我拾起麻袋、扁担回家去困覺。

乙：死人！老板、老板娘勿要尋着儂格？

甲：老板一个披头望西跑，跑到新世界相近，就看見老板娘在一路過來，伤心啊！老板娘是只顧低着头走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“衛生拉阿伯”，勿壳張●会碰着老板格。

乙：“老濃●哎，哭有沙哭头，都怪我自家貪小利，撈撈黃豆一家人家撈光，事体已經來个嘞，好得阿拉兩家头年紀還輕，重新再爬起來好哉。”

甲：老板娘聽見老板聲音，勿要吓格？“啊呀！衛生拉阿伯！阿

● 眼眼掉——恰巧。

● 勿壳張——不料。

● 老濃——寧波方言，妻子。

拉夫妻淘里一向蠻要好格，我胆子小，儂勿要陰魂勿散，來吓我！”

乙：“柴？燒是格燒脫嘞，儂胡陣亂話作沙？”

甲：“我是吓勿起格。是儂自家勿好，撈黃豆勿留心沉下去格，我总請和尚道士七七敵、八八做搭儂超渡好哉，儂勿要吓我！”

乙：“喂，到底那能燒起來格？儂講啊！沙个和尚道士？”

甲：“老板娘听听閑話勿對頭，對老板看看。“儂到底是人還是赤老？”

乙：“有介好賣相格赤老！鮮龍活跳格人啊！”

甲：“讓我再看看清爽：地上有人影子末是人，嘛沒人影子末是赤老——噢，是有人影子格，衛生拉阿伯，儂嘛沒死啊，是伊拉把儂救起來啦？”

乙：“儂瘋亂講，店里柴會得燒起來？”

甲：“儂那能會得沉下去格？”

乙：“店里柴會燒起來格？”

甲：“阿是一個浪頭卷上來，儂冒仔兩冒，沉下去格？”

乙：“阿是打翻煤球爐子，燒起來格？”

甲：“兩家頭纏仔半日，总算弄清爽。老板娘說：“儂觸啥霉頭，煤球爐子老早已經熄掉，店里嘛沒着火。”

乙：“阿拉黃浦江水也嘛沒碰着一眼，柴會得沉下去？”

甲：“才是鮑乐乐格赤老闆格窮禍，衛生拉阿伯，去尋着俚！”

乙：“我倒要問儂，豆腐店嘛沒火燒，儂為沙把排門板撥伊呢？”

甲：“排門板末是來扛儂格尸首啊！”

乙：“呸！還要扛尸首！阿拉搭儂尋鮑乐乐去，阿拉同伊前世無